

御選唐宋文醇

一函
十冊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

昌黎韓愈文五

送序冊序

陽山送區冊序處也陸有邱之成江流之成江流得

橫波送王秀才序和鼓舟上下而溺者往

之縣送浮屠文暢師序嘯翻之聞小吏之聞小吏

家皆送高閑上人序言請不然後可告然後可告

相賦送殷員外序何國軍車之士無所爲而至

斯且送楊少尹序生者有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鄭尚書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石鼎聯句詩序

昌黎韓愈文正

韓愈集宋文朝卷之五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

昌黎韓愈文五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劒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

卷三 送區冊序

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旣傾。序以識別。

朱子曰。洪謂區冊。卽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之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按洪謂洪興祖慶善。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

頃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
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
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
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
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頃之
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
可量也哉

李光地曰此韓子之文醇乎其醇者也前無所承而斷
置分明如此亦頗采揚雄之意然揚不能如此條暢也

聖道神
高深力
韓氏而
浮屠則
如此正
道中所
有先王
道以道
者也

故原道譏雄語焉不詳。柳子厚亦謂退之決作之加恢
奇惜乎其自許以五六十著書而未逮也。

之游乎如其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曰。與之游乎揚子。雲稱柱門。牆則曰。微之在東。使則進之。微
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則遊天下。凡有文。必
請於精神先生。以求詠訝其所志。與正。如年有。行。則
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序。討累百餘篇。非其
爲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君而
徒。浮屠之說。而爲夫文。揚浮屠也。如。微。則。浮屠之說。微

人之道必曰孟子始言

其自精以丘六十著書而宋

趙鼎輩雖不精則子思亦

聖祖御評

昌黎力排
釋氏而爲
浮屠贈言
如此正原
道中所謂
明先王之
道以道之
者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
之游乎。如其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
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
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
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誦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
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
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
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

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信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闥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

御選月夕之西
卷三
送高閑上人序

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昌黎以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於心泊然無所起於世淡

然無所嗜必不能書是蓋以沉空窈冥爲一生死解外膠也夫沉空窈冥非浮屠氏之所許而一死生解外膠又非沉空窈冥之謂也其曰於心泊然無所起非謂其屏聞而去見耶屏聞而去見其聞見之根不增減於毫末也其曰於世淡然無所嗜非謂其屏聲而去色耶屏聲而去色其聲色之陰仍縱橫於區宇也明之與暗猶晝之與夜晝之與夜猶生之與死今將取暗而舍明則是取夜而舍晝取死而舍生但見其惑之滋甚何嘗一生死哉是卽外膠也又何嘗解哉故曰無內無外然後膠解無死無生然後一

如夫此無內無外無死無生者大之爲天地小之爲萬物
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
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日用而不知者
庶民行著而習察者聖賢夫豈浮屠氏所得而專之者哉
學者牛毛識者麟角識者牛毛至者麟角彼高閑者固不
足以語此也雖然無邊之不中無小之不大一技之末亦
未有一死生解外膠而能造其極者堯舜禹湯之治天
下不具論若基之射僚之丸秋之奕曠之音鵲之醫藝之
所以致精者何以能然哉當其志不分而疑於神則已有

射無基有丸無僚有弈無秋有音無曠有醫無鵠矣及其
官知止而神欲行則又基無射僚無丸秋無弈曠無音鵠
無醫也唯其在此無自在彼無物然後技之奏也通於神
明使奏技之時不滯於自卽滯於物則必支離眩轉奚有
奪天巧而號國能者哉昌黎謂外物至不膠於心猶未達
夫心亦無心非外物者亦不至也夫心亦無心非外物亦
不至到此地位豈非一死生解外膠哉若夫旭之於書心
有所動物有所感具於書焉發之何以能然哉喜怒等情
旣發之於書則其情無情也書之爲書卻狀情之喜怒則